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四十三回 南昌府群英聚首 興隆樓兄弟重逢

卻說眾弟兄聞得店主人上樓，向外看時，只見一位英雄，頭上藍綢扎巾，身穿元緞褶子，英雄驕包，足上薄底烏緞驕靴，腰間懸一口寶刀，生得英氣勃勃，威風凜凜。走到閣子裏來，對著眾弟兄唱個大喏，道：“不知列位英雄到，有失迎迓！”狄洪道仔細一看，大喜道：“吾道是誰，原來焦大哥！”那人見了洪道，失聲：“阿呀，我說何方豪傑到此，豈知洪道兄弟駕臨！”洪道便向季芳、王能道：“大哥，賢契，認得此位否？便是湖北俠士焦大鵬哥哥。”當時季芳、行恭、王能連忙見禮，各通姓名。大鵬大喜，忙叫店伙換一席上等酒餚，與眾位英雄接風。席間說起平日仰慕之心，大家歡喜。大鵬問起洪道別後事情，洪道細說一遍。大鵬道：“小弟別後，相送王介生到了余姚，回到姑母家中住了幾時，便到這裏閑游。此地堡上有個教師王偉如，單生一個女兒，名喚鳳姑，卻是女中豪傑，武藝高強。誓配英雄豪傑，因此高低難就，年紀二十三歲，尚未受聘。在此設立播臺，暗選婚配。小弟不知就裏，上臺比試，被我勝了他。他父親將我畀住，說明緣故，要招我為婿。小弟再四推辭，他父親那裏肯放。我推辭不得，就贅在此間。因欲結識一班豪傑，故此改換店號，叫做‘英雄館’，打動過往英雄之意。

裏邊設立此鼎，引誘豪傑出手。不意今日巧遇大哥與眾位英雄，真乃天賜相逢，實為萬幸！”

當日傳杯弄盞，賓主盡歡而散。到了黃昏時，大鵬畜住眾弟兄，回到家中。離店不遠，房屋十分氣概。呼喚奄子王鳳姑與眾人相見過了。當夜結為異姓骨肉，每日陪了眾人各處游玩，豐盛酒餚相待，一連住了十余日。狄洪道等要到南昌尋訪弟兄，焦大鵬設席餞行，又贈了各人盤費。臨行時說道：“眾位兄長先到南昌，小弟也要到來，亦未可知。”眾人辭別了大鵬、鳳姑，出了張家堡，望南昌進發。一路花紅似錦，草碧如茵。

僱了四騎牲口，弟兄們說說笑笑，頗不寂寞。

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。不一日來到南昌，打發趕牲口的回去，就在客寓中安歇。每日在鬧熱處去游覽，不見弟兄們下落。那一日清早起，各人梳洗已畢，店主人道：“今日四月十四，祖師誕日。這裏衛道觀中十分鬧熱，九流三教，都有到來。爺們何不隨喜隨喜？”季芳道：“老狄，我們就去逛逛。”洪道、行恭都道甚妙，兄弟倘有在此，或者碰見也未可知。隨同了王能，出得寓所，一路徑往衛道觀而來。只見街坊上面，進香的紅男綠女，擠擠挨挨。到了觀前，看那衛道觀起造得規模宏大，殿閣崇峻。裏邊趕做買賣的，九流三教，好不鬧熱；也有茶篷酒篷，買食物的，買果子的，紛紛擾攘。各處游玩了一番，回到觀門口，只是熟識的一個都不見面。包行恭道：“今日天氣頗熱，挨在人叢內，口渴得緊，我們買碗茶吃了去。”羅季芳道：“何不吃碗冷酒，卻不勝這滾熱的泡茶？”包行恭笑道：“羅大哥說得是，倒是冷酒解渴。”狄洪道指著道：“就是那個篷子裏，好麼？”

正要走去，忽聽得背後一人叫道：“師父卻在這裏！”洪道回轉頭一看，卻是李武，大喜道：“你幾時來的？且一同去吃酒。”五人進了篷子，打了五斤瓮頭春來，點了幾樣下酒菜。洪道便問李武別後之事。李武便將太平縣逃出，以後遇見鳴皋，石埭村遇見方國才，大鬧望山樓，力斬五虎，剿滅石埭山強盜，焚燒山寨，燒出一條火龍，幾乎一齊送命，幸得寬裳子相救，斬了孽龍，就同師叔二人，向南昌而來。那師叔性愛山水，見了好山好水，再也不肯走，就在山村住下。每日翻山扒嶺，探異搜奇，一路東耽西擱，直到正月元宴，方至安義山中。二人正在行走，忽起一陣怪風，刮得塵土沖天，眼都睜不開來。及至風過，那師叔不知那裏去了，四面瞭望，影蹤全無。我又不肯走開，恐師叔來時尋我不見，故此坐在樹下等了好半歇，只是不見。我就借住山村，各處打聽，杳無下落，只得一路走，一路尋，直到三月初頭，方纔到此南昌。每日出來，尋訪鳴皋及各位師伯。至今又是月余，卻一個都沒見。如今幸遇師父與羅師伯在此，就好商酌了。”洪道就命李武見過了包師叔。李武向行恭叩了個頭，立起來。

大家又飲了，一面會過酒鈔，出了衛道觀，一路行來。洪道道：“如今妹丈不知下落，吉凶未卜，如何是好？”羅季芳道：“待我到安義山尋他。”李武道：“師伯又來了。這安義山數百里，周圍山連山，山套山，你又知他走的那一條路？小侄同行的人，眼見一時失去的，尚且沒有尋處，師伯卻從何處去尋覓？據我看來，這陣風甚是奇怪，只怕被妖魔攝去。”王能道：“敢是大蟲拖去？”洪道道：“胡說，他卻怕了大蟲？”行恭道：“深山窮谷，何所不有。最利害的東西，名為飛天夜叉，來去只一陣怪風，任你英雄好漢，都被他連皮帶骨吃了。今照李武所言，有些相像。”眾人聽了，都呆著。

那羅季芳大哭起來，便要李武領去安義山中，好歹尋個下落。狄洪道：“大哥休得如此。這裏什麼所在，惹出事來，非同兒戲。我想夜叉也傷他不得。前年夏邑山中有個夜叉，被伍天熊也吃他一錘打死，何況妹丈英雄。”遂將徐慶說起的軒轅廟之事，說了一遍。行恭道：“這卻不同，夜叉亦分等類，這是尋常的夜叉罷了，只好當他畜類。若說飛天夜叉，乃神通廣大，變化無窮，能變美婦孩童、昆蟲鳥獸；非但可以隱形，並可門縫牆壁出入無礙，天神天將尚且捉他不得；亦能呼風喚雨，雷電相隨。只是有件好處；他雖凶惡，卻講情理，無緣無故，不來吃你。他必變做絕色美女，引你調戲他，若然淫污了他，方纔吃你。那徐兄諒不致此。”羅季芳道：“我家老二生平不貪女色的。”行恭道：“羅兄放心。吉人天相，少不得安然無事，過幾日就會見。”狄洪道：“但願你兄之言。”

一路閑談，只見有座大酒樓到來。沿窗坐著一個書生模樣，輕搖紙扇，背窗而坐。

李武指著對狄洪道：“師父，你看此人可像慕容師伯否？”狄洪抬起頭來一看，便道：“果然。我們一同上去，若不是他，我們就在此用些酒飯，省得寓所去吃。”

眾人都一齊上樓來，一看，只見一枝梅、徐慶、楊小舫都在那裏，還有一人卻認不得。一枝梅等看見羅季芳同著一班兄弟上來，便一齊站將起來相接，大家歡喜，一同入席。周湘帆吩咐跑堂的添上杯箸，加上饌饌酒來。狄洪道便問這豪傑姓名，並問他們幾時相聚到此。一枝梅便把別後到了京都，畀住幾月，後來游到此地，遇徐慶、小舫，說起蒙這位周湘帆兄義氣相投，結為兄弟，居在他家之事。細細說了一遍。徐慶請教包行恭姓名。洪道道：“此位是我師弟，便是雲陽生師伯的高徒包行恭便是。”就把行恭奉師命下山到襄陽一席話，直說到張家堡一並相會，又遇草上飛也在堡上開店做買賣，並英雄館之事，對眾人說。一枝梅等都道：“久慕包兄大名，今日幸得相逢，實慰生平！”行恭謙遜一會。

那羅季芳說起鳴皋一事，眾人驚問情由。李武把前事告訴一遍，眾人疑惑不定，都道多凶少吉。本則弟兄相會，又添了二位英雄兄弟，十分大喜，只為了鳴皋之事，變喜為憂，大家沒興。周湘帆只得慰解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且莫著忙。如今眾位且請到舍，兄弟們聚在一處，再做商量。城市居住不得，恐怕露眼不便。”狄洪道等謝了湘帆，便叫王能到寓所，取了衣包物件到了。

眾人直吃到日落西山，共到湘帆家中。湘帆吩咐備酒，與五位接風，席間議論鳴皋之事。一枝梅道：“兄等休慌，明日小弟去安義山走遭。上天入地，好歹尋個下落。”眾人大喜。不知果然尋見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